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 方言卷 三

中國經濟史綱要

中國經濟史綱要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方言卷

三



中華書局

H11-53

2674

切韻的前 *a 和後 *ɑ 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

張 琨

李方桂先生在 1931 年發表了切韻 â 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 1-38），是講上古音。橋本萬太郎（Mantaro Hashimoto）在 1972 年的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1-23 發表過一篇文章，*The Internal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a-vowels*，主要的是歷史的構擬。這篇文章是要講切韻的前 *a 和後 *ɑ 在現代方言中的演變。

隋朝開皇（580-600）初陸法言的父親和他父親的幾位朋友在長安考慮編定切韻的時候，他們曾經討論到「古今通塞」和「南北是非」（見切韻序）。「古今通塞」就是現在我們的音韻演變的歷史；「南北是非」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方音紛歧的現象。當然在觀點上、在方法上、在範圍上隋朝與我們現在有所不同。在隋朝的時候對於古音的知識恐怕只限於經典的古讀和詩文的押韻。從王仁昫的切韻中保存下來的小註看來，切韻盡可能的採取了很多早期韻書中的韻類，計劃編纂切韻的人抱著一種兼容並包的態度。這些人對於方音的認識存有是非觀念。所以對於各地方音的處理，取捨之間一定有偏見，只認為某種讀法是正統的讀法，其他的讀法都是不足效法的。切韻的籌劃在長安，成書在 601 年，但是未必一定反映七世紀初年的長安方音。切韻保存著齊梁時代士大夫作詩押韻的規矩，不是一種方音調查報告。因為那時候並沒有客觀的方音調查的觀念和方法。這一點從齊梁時代韻文押韻的情形就可以看得出來。切韻的編纂是爲了維護齊梁的傳統，切韻的韻類的建立是有具體的廣泛的基礎，不是幾個人牆壁虛造的。切韻時代全國方音紛歧的現象恐怕比現在嚴重的多，切韻韻類的讀音一定是依地而異，在當時一定有各種方音讀法不同。上古中古現代都有方音之不同，所以漢語音韻史不是一個簡單直線，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切韻看不出當時各地的方音系統，只有從現代方言中，配合文獻材料，可以推測以前各種方音的紛歧現象。方音的形成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各種不同語音的變化在不同的時間發生在不同的地

區，影響到不同的辭彙項目，結果不同的地區的發音人就會呈現出不同的方音系統。音韻演變的歷史與方音紛歧的現象有密切的關係。歷史變遷，人口移動，各個地區的方言彼此接觸，發生影響。研究漢語音韻歷史，比較各地的方音異同，都需要參考切韻，可是並不一定要受切韻的拘束。

雖然各家對於切韻的韻類有不同的構擬（參看周法高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學報 1.89-112, 1968），大家一致承認切韻中是有前 *a 和後 *ɑ 的對立。前 *a 和後 *ɑ 都可以單獨存在；也可以用在複合元音中，像 *ai 和 *ai, *au 和 *au；也可以用在鼻音韻尾的前邊，像 *am, *an, *aŋ 和 *am, *an, *aŋ（包括 *auŋ）；也可以用在塞音韻尾的前邊，像 *ap, *at, *ak 和 *ap, *at, ak（包括 *auk）。和這些韻類相當的切韻韻類可以用下表說明。切韻中的二等重韻在歷史上也許是來源不同，在齊梁時代的韻文中也許諸押不同，可是在現代方音中看不出什麼分別，所以我把切韻中的二等重韻都歸併處理。引用切韻的韻類，以平聲兼賅上去。

*a, *ua 麻 _二	*ɑ, *ua 歌戈
*ai, *uai 皆佳夬	*ai, *uai 泰
*au 肴	*au 豪
*am 咸銜	*am 談
*an, *uan 山刪	*an, *uan 寒桓
*aŋ, *uaŋ 耕庚 _二	*aŋ（包括 *auŋ）, *uaŋ 唐（包括江）
*ap 洽狎	*ap 盍
*at 黠鎋	*at, *uat 曷末
*ak 麥陌 _二	*ak（包括 *auk）*uak 鐸（包括覺）

在切韻裏前 *a 和後 *ɑ 這兩套韻類前面所出現的聲母不完全一樣：他們前面都可以有唇音 *p, *ph, *b, *m 和舌根音喉音 *k, *kh, *ŋ, *h, *h, *ʔ。唇音聲母在前 *a 前多讀開口，像 *pa, *pai, *pan；唇音聲母在後 *ɑ 前多讀合口，像 *pua, *puai, *puan。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有開口合口之分；或者可以說舌根音喉音聲母有兩套：一套是單純的舌根音喉音聲母，另外一套是有雙唇化的舌根音喉音聲母。在前 *a 韻類的前面只有捲舌聲母，像 *ʈ, *ʈh, *ɖ, *ʈʂ, *ʈʂh, *ɖʒ, *ʂ。在後 *ɑ 韻類前面只有舌

頭聲母，像 *t, *th, *d, *ts, *tsh, *dz, *s。舌頭鼻音 *n 和後 *a 諸韻用在一塊兒，都是些不常用的字，捲舌鼻音 *ŋ 和前 *a 諸韻用在一塊兒，都是些不常用的字。只出現在後 *a 諸韻的前邊，很少出現在前 *a 諸韻的前邊（參看李榮切韻音系，1956）。

在討論語音演變的時候，我用韻類作單位，不用元音作單位。理由是因爲元音由於輔音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變。例如前 *a 帶雙唇韻尾 (*m, *p) 和帶舌頭韻尾 (*n, *t) 的有大致相同的演變，前 *a 帶舌根韻尾 (*ŋ, *k) 的和前邊兩種韻類的演變不同。後 *a 的情形和前 *a 的情形大體上一樣，也是收 *m, *p 尾的和收 *n, *t 尾的演變相似，和收 *ŋ, *k 尾的演變不同。不但如此，同樣的元音後邊帶鼻音韻尾的未必和後邊帶塞音韻尾的演變相同。例如 *am, *an 和 *aŋ 的演變不同，可是 *ap, *at 和 *ak 在很多方言中演變一致。與其每次都要把元音的出現的環境說明白，不如拿韻類（元音加韻尾）作討論的出發點。

不但在元音後邊的韻尾輔音對於元音演變有影響，元音前邊的聲母輔音也可能對元音的演變發生影響。比方說，在討論前 *a 和後 *a 的演變的時候，在 *ai, *am/p, *an/t 前邊舌頭音聲母 (*t, *th, *d, *n, *l, *ts, *tsh, *dz, *s) 有把後 *a 讀成前 *a 的影響，所以 *tai 讀成 *tai, *tam/p 讀成 *tam/p, *tan/t 讀成 *tan/t。這個變化把許多舌頭音聲母後頭帶後 *a 的韻類讀成前 *a，前 *a 前頭正沒有這類聲母。在 *a, *au 和 *aŋ/k 這些韻類的前邊，舌頭音聲母並不發生把後 *a 讀成前 *a 的影響。這是現代方言和切韻分韻上不同的地方。這個變化在現代方言中非常普遍，究竟發生在什麼時候，最早發生在什麼地方，都很難說。可能是切韻編定以後的事情，因爲要是在編纂切韻的時候，漢語方言中已經有了這種現象，爲什麼沒有得到編定切韻的人的注意？也許是因爲這種方音的讀法與歷史傳統不合，爲切韻所不取。這些後 *a 本來是上古的 *a。另外一種聲母影響元音的情形是舌根音喉音聲母在前 *a 前會顎化，在 *kai 和 *kan 這類音綴中顎化作用同時還可能把元音向前提高。這種顎化作用也非常普遍，在官話方言中，吳語方言的文讀中以及湖南江西境內的一些方言中都可以看到。在梅縣的客家方言中（橋本萬太郎1973）舌根音喉音聲母在 *ai 韻和 *an 韻前發生顎化的例字很多，像階字讀成 kjiai，艱字讀成 kjiaen。這種現象不知道是客家離開北方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還是從北方遷移到南方的途中發生的。要是在客家離開

北方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那麼顎化作用發生的時期一定是相當早的。據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說，客家早在西晉末年就離開了北方向南方遷移。舌根音喉音聲母在不同的方言中因為韻類的不同，抵抗顎化的能力會有不同。下面在分別討論各種方言時會再提出來說明。另外，切韻的捲舌塞擦音擦音（莊、初、崇、生等母）對於韻類的影響也是一個聲母影響元音的例證。

漢語方言從保存輔音韻尾的情形來看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方言像粵語方言、客家方言和有些江西方言，這些方言中的輔音韻尾 *m/p, *n/t, *ŋ/k 都還保存著。在輔音韻尾還完整的保存著的方言中，前 *a 和後 *ɑ 的關係是從前後的關係改變成為上下的關係，後 *ɑ 上升，並且在大多數的方言裏讀成圓唇的 *o。這種變化比起吳語方言來，相當規則。另一類方言像吳語方言，這些方言中的輔音韻尾的分別大部分都丟掉了，鼻音韻尾 *-m, *-n 在低元音後邊（前 *a 和後 *ɑ）弱化，發生鼻化作用，有時鼻化作用完全消失，同時元音的部位也有移動（參看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4.3-74, 1983）；塞音韻尾讀成喉塞音，有的方言中連喉塞音韻尾也丟掉了；複合元音也大半讀成單元音，當然也有新生的複合元音。吳語方言中的元音另有安排。吳語方言的音系與切韻的韻類相差很大。切韻保存著齊梁時士大夫作詩押韻的規矩，吳語方言是顏之推（531-600）家訓音辭篇中所說的「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的南方庶人的語言。郭璞（276-324）爾雅釋言注中有「南方人呼刀爲劑刀」一條。翦（切韻精母彌韻上聲三等），劑（切韻從母霽韻去聲四等），聲韻稍異。可是這裏說明在南方方言中，鼻音韻尾的遺失早在郭璞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現代吳語方言中翦這類字都丟掉了鼻音韻尾，讀成純前高元音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

全國性的漢語方言普查雖然已經完成，可是發表的材料還不足以代表全國。有的發表的材料例字很多，有的發表的材料非常籠統，所以這篇文章只有就已經發表了的比較詳細的材料，用方言點來講切韻前 *a 和後 *ɑ 在各種方言中在各種語音環境中的演變大勢。這篇文章中不討論閩方言，關於閩方言我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論比較閩方言（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十五本）。很多方言常有文白異讀，簡單的說，白讀是本地方言的讀法，文讀是受外來的影響。本文引用材料是注重白讀，例

如引用金華方言（約齋1958）時用白讀。引用例字時，雖然同是一個方言，兩家紀錄常有不同，文中只採取一家，以免混亂；不再加注，細講二家之不同，以免囉嗦。在音標上有時我稍微改動一些，爲的是比較一致，同時在印刷上也要簡便些。在引用例字時聲調符號一概省略。

有一點要特別聲明的是在下面討論方言的時候，主要的是集中在語音的現象上，沒有特別注意方言的系屬問題，所以方言的排列有點兒混亂。漢語方言的分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頂多能夠選擇一些方言點作爲不同方言的典型代表，有些方言的系屬有模稜兩可的情形。現在我們普通認爲屬於同一類的方言未必完全相同，比方江蘇省的某些吳語方言和浙江省的某些方言有相當的差別；廣西南寧平話雖然是在粵語區，可是有些與官話方言相似的地方；福建萬安方言具有客家話的一些主要特徵，可是和廣東梅縣的客家話相差的很遠；現在有相當紀錄的六個江西方言（奉新、高安、臨川、南昌、貴溪、贛縣）各有不同的特色。現在我們所說的方言的類別多半是根據地理的分佈，讀者可以參考這篇文章後面附錄的方言材料書目，就可以知道某個方言是在什麼地方，大致的系屬也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線索。我之所以故意這樣做，是要想顯示某些語音現象可以在兩個距離很遠的方言中找得到。這當然可以完全是偶合的，可是其中也可以有些歷史上的牽連。比方前 *a 讀 o，後 *a 讀 u，是吳語的現象，可是在湖南雙峯、湘鄉、桂東、汝城方言中也有同樣的現象。

一、前 *a 和後 *a

前 *a（切韻麻韻）和後 *a（切韻歌戈韻）分用不混大概是齊梁時代的事情（見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1981, 195-205 頁）。所有漢語方言中在開音綴裏都有前 *a 和後 *a 的分別，例外很少。根據現在發表的材料，浙江紹興東頭埭方言（王福堂 1959）裏，前 *a（巴家儂耍瓦花）讀 o，後 *a（波哥可科河我鵝多坐）也讀 o，家又讀 io（聲母顎化），瓜花讀 uo，火讀 u。在紹興東頭埭方言中好像前 *a 和後 *a 都讀 o。安徽績溪嶺北方言前 *a 和後 *a 都讀 o，例如：

*a		*a	
po 巴把	ko 家白傢加瓜	po 波玻坡	ko 歌鍋果裹個過
pho 爬怕	假架	pho 婆破	
	ŋo 牙	tho 拖	ŋo 鵝娥我
tsho 叉嗟茶岔	ho 花下化	tsho 坐座	ho 何河和火貨
so 沙		so 所	

湖南瀘溪方言唇音字巴波都讀 po；沙讀 so，左讀 tso，是同韻；可是家佳讀 tsia，和歌讀 ko 不同韻；瓜讀 kua，與鍋讀 ko 不同韻。前 *a 包括切韻麻韻二等開口和合口字，開口字合口字演化一致。開口字（家）和合口字（瓜）在大多數方言裏都有開合之不同，只有金華方言白讀家瓜都讀合口 ua，武義方言加瓜也都讀合口 ua。後 *a 包括切韻歌戈韻字，歌屬開口，戈屬合口。後 *a 升高，讀圓唇元音 *o，大部分方言中沒有開合之分，下邊是現代漢語方言中前 *a 和後 *a 的反映。

a : o 臺山、岑溪、容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江、楊村、涼水井、奉新、高安、南昌、貴溪、贛縣、績溪嶺北、武昌、城步、酃縣、江華、湘潭、會同、五通橋（萬安客家方言 *a 讀 ɤ）

a : ɔ 廣州、香港、蒼梧、南寧平話、思賀、藤縣、梅縣、洞口黃橋、峨嵋、西寧。

a : ö 賓陽

a : u 海心（*a 讀 u 與吳語方言相似）

a : ʊ 合肥（*a 讀 ʊ 與吳語方言相似）

a : o 臨川、南京市、新海連市、淮陰、鹽城、蕪湖方村音韻系統中沒有前 a，切韻的前 *a 讀成 a。新平祥雲方言中 *ai/ai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a。呈貢方言中 *an/an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a。劍川方言中 *ək 讀成 a，把切韻的前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a。

a : u 句容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前 *a，切韻的前 *a 讀成 a，切韻的後 *a 讀成 u。

南通市方言中切韻的 *ai/ai 讀成 a，把切韻的 *a 擠到後邊去了，讀成 a，切韻的後 *a 讀成 u。後 *a 讀 u，似吳語方言。

a : ou 如皋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的前 *a 讀成 a，切韻的後 *a 讀成 ou。石屏方言中切韻的 *ai/ai 讀成 a，切韻的前 *a 讀成 a，切韻的後 *a 讀成 ou。後 *a 讀 ou 與寧波吳語方言相似。

a : xu 武岡方言中切韻 *an/an 讀成 a，切韻前 *a 讀成 a，切韻後 *a 讀成 xu。*a 讀 xu 與蘇州吳語方言相似。

ã : o 洱源方言中切韻 *ai/ai 讀成鼻化低前元音 ã，切韻的前 *a 讀成鼻化低後元音 ã。

ɒ : o 石南銅陵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ɒ。鬱林方言中切韻陽韻字讀 a（娘 na，良 la 等），切韻的前 *a 讀 ɒ。

ɔ : o 休甯、太平、大冶、通山、隨縣、蕪春這些方言中切韻的 *ai/ai 讀成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ɔ。休甯方言中怕讀 phuə，花讀 huə。隨縣方言中切韻 *ək 讀 a，切韻的前 *a 讀成 ɔ。

ɔ : u 汝城方言中切韻 *an/an 讀成 a，切韻前 *a 讀成 ɔ，切韻的後 *au 讀成 u。*a 讀 u，與吳語方言相似。

ɔ : w 桂東方言音韻系統中沒有 a，切韻前 *a 讀成 ɔ，切韻後 *a 讀成 w。*a 讀 w，與溫嶺吳語方言中歌讀 kuw 相似。

吳語方言對於切韻前 *a 和後 *a 的處置和其他方言不大相同。吳語中切韻前 *ai 都讀成低的單元音，有的吳語方言（平陽、溫州、紹興、寧波、金華）讀前 a，有的吳語方言（蘇州市、上海市、松江、海門、崇明、常熟、嘉定、常州市、無錫市）讀後 a，武義方言 *ai 讀 ia，*ai 讀 a。切韻的前 *a 和後 *a 在吳語中都受到圓唇的影響。金華方言白讀前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a，後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e，武義方言前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a，後 *a 不論開合口都讀 uo。

切韻	金華白	武義	例字
*(u)a	ua	ua	加家假下花化
*(u)a	ue	uo	哥河鍋火

其他吳語方言中前 *a 多讀成 *o，後 *a 多讀成 *u。很多吳語方言中切韻的後 *a (歌戈韻) 和 *u (模韻) 合流。有少數湖南方言 (雙峯、湘鄉、桂東、汝城) 也有 *a 與 *u 合流的現象。*u 韻在吳語方言中除了讀 u 外，可以分裂為 əu (蘇州) 或者 ou (寧波)，可以讀不圓唇的 ɯ (溫嶺)，再分裂成 ɤɯ (常熟、無錫)，可以讀圓唇前元音 y，再分裂成 φy (溫州)。翁壽元在讀蘇南和上海吳語內部差異 (方言1984. 260-263) 中曾經把蘇州、常熟、無錫、常州四個方言裏的歌戈模三韻讀法的異同列表如下：

例 字			蘇 州			常 熟			無 錫			常 州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歌	戈	模
	坡	鋪		u	u		u	u		ɤɯ	ɤɯ		ɤɯ	u
	魔	模		o	o		o	o		ɤɯ	ɤɯ		ɤɯ	ɤɯ
多	朵	都	əu	əu	əu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u
搓	挫	粗	əu	əu	əu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ɤɯ
河	和	湖	əu	əu	əu	ɤɯ	ɤɯ	u	ɤɯ	ɤɯ	u	ɤɯ	ɤɯ	u

下面是在吳語方言中對於切韻前 *a 和後 *a 的反映。

o : u 上海市、松江

(u)o : u 崇明 (瓜 kuo, 花 ho), 平陽 (瓜 kuo, 華 huo)

(u)o : ɯ, u 溫嶺 (瓜 kuo, 花 huo)。溫嶺方言 *a 和 *ua 有分別。*a 讀 ɯ (歌窠鵝蛾賀)，*ua 讀 u (果過科火貨和多馱糯)，所以 *ua (果) 與 *u (古) 有合流的現象。

o : u, o, əu 蘇州市 (波 pu 魔 mo)

o : ɤɯ 常州市

o : u, φy, əu, o, ɤ 溫州。溫州方言中切韻歌戈韻字和模韻字都有兩讀 u 和 φy：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u，例如歌韻字歌讀 ku，戈韻字科讀 khu，歌韻字何讀 vu，戈韻字和讀 vu，模韻字姑讀 ku，胡讀 vu；唇音聲母字讀 φy，例如戈韻字破讀 phφy，

婆讀 bɸy，模韻字鋪讀 phɸy，葡讀 bɸy。鄭張尚芳有專文討論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83.108-120）。

方 言 聲 母		溫州城區		早期讀音		溫州永強區	
		多 數 字	少 數 字	多 數 字	少 數 字	多 數 字	少 數 字
p	組	波頗 u	婆 bɸy	u	ɯ	u	
m	母	磨魔 ɸy	么 oŋ	ɯ	uŋ	u	零么 oŋ
t	組	多舵 əu	朶 o	u	o	o 朶舵	u 多
n	母	懦 əu	糯 oŋ	u	uŋ	o	oŋ
ts	組	鎖座 o	左əu坐uo	o	u	o 左坐鎖	
k	組	歌倭 u	呵 o 可uo	u	o	u	o
f	組	禾貨	訛 o				
ŋ	母	我娥零	訛 o	零		零	o 鵝白

(u)o : ou 寧波（花 huo 華 huə）

uo : u 海門、嘉定

u, ou : ɿɯ 無錫市（沙 sou）。無錫市方言中 o 韻代表切韻的 *(u)an，前 *a 讀 u 和 ou。u 在切韻唇音聲母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ou 在切韻捲舌聲母後邊。後 *a 讀 ɿɯ。

u, o : u, o, ɿɯ 常熟（巴波 pw，麻魔 mo，沙 so）。常熟方言中前 *a 讀 u 和 o。u 在切韻唇塞音聲母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o 在切韻唇鼻音聲母和捲舌聲母後邊。夏下讀 hu，河賀讀 hɿɯ。

粵語方言、客家方言、奉新、高安、臨川、貴溪、城步、鄱縣、江華、洞口黃橋等地方言不發生顎化作用，有很多方言有文白兩讀，文讀顎化，白讀不顎化，公安方言 *ka 有 tʂia_文 和 ka_白 兩讀，湘潭方言也有同樣的現象。吳語方言中前 *a 和後 *a 都圓唇化，在大多數的吳語方言中前 *a 讀 *o，後 *a 讀 *u。可是在江蘇境內的有些吳語方言中，有些前 *a 帶舌根音聲母的字讀的與北方方言相似，*ka 有

*tšia文 和 *ka白 兩讀。在有些方言中 *tšia/ka 的讀法代替了吳語本來的讀法 *ko，在另外一些方言中 *tšia/ka 的讀法與吳語本來的讀法 *ko 並存，根據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60)有下面一些例字。

例 字 方 言	加			家			假			牙		
蘇州市	tšia文	ka白		tšia文	ka白		tšia文	ka白		hia文	ŋa白	
無錫市	tšia文	ka白	ku白	tšia文		ku白	tšia文	ka白		hia文		ŋu白
常州市	tšia文		ko白	tšia文		ko白	tšia文		ko白	hia文		ŋo白

浙江寧波方言中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家有三讀 tšia 是顎化的 *ka，是非吳語的讀法，ko 或者 tšyo 是吳語的讀法。官話方言（包括北方、西北、西南、東北各地）中 *ka 經過顎化作用讀成 *tšia 是最普遍的現象。*ka 的顎化可能性比 *kan 和 *kai 都高，並且元音並不上升。江蘇北部（徐州、邳縣、南京市、淮陰、揚州、泰州、句容、南通市、如皋、鹽城）和安徽、蕪湖、方村、銅陵諸方言中 *ka 都有不顎化與顎化兩讀。*ka 之所以顎化平常都以爲是因爲韻母是低前元音。可是在少數方言中，像隨縣、大冶、通山方言中 *ka 讀 tšio，雙峯、湘鄉、績溪嶺北文方言中 *ka 讀 tšio，寧波方言中 *ka 讀 tšyo。可能的解釋是聲母顎化在前，元音由 ia 變 io 或 io/yo 在後，也許另有別的解釋。

在漢語方言中，除了吳語方言中另有別讀，切韻的後 *a 升高，讀圓唇元音 *o，大部分方言中都沒有開口合口之分。有些官話方言中切韻歌韻字（開口）讀的與切韻戈韻字（合口）不同。可是大多數方言中的開合之分，與切韻歌韻戈韻之別不是完全相當的。有的方言開合同韻，只是開口字沒有合口介音，合口字有合口介音。有的方言開合口字讀成兩種元音。

例 方 言	字	哥歌開	鍋果過合	多開	朶妥合	左開	波合
榮成		ko	kuo	tuo	tuo	tsuo	puo
徐州、邳縣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uə
靈寶		kɤ	kuo	tuo	tuo	tsuo	puo
光化		kɤ	ko	to	tho	tso	po
峨嵋		kɔ	ko	to	to	tso	po
揚州		kɤu	ko	to	to	tso	po
泰州		kɤu, ku	ku	tu	tu	tsu	pu
高郵		kɤu	ku	tu	tu	tsu	pu
通山		ko	ku	tu	thu	tsu	pu
公安、石首		ko	ko	to	tho	tso	pɤ
洱源		ko	ko	to	tho	tso	pao
蘭坪		ku	ku	tu	thu	tsu	pau
西寧		kɔ	khu科	tu	tu	tsu	pɔ
蘭州		kɤ	kuɤ	tuɤ	thuɤ	tsuɤ	pɤ
太原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
濟源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
瀋陽、濟南		kə	kuə	tuə	tuə	tsuə	pə玻
鄖陽		kɤ	kuo	tuo	thuo	tsuo	pao
烟臺		kɤ 又 kuo 又	kuo	tuo	tuo	tsuo	po
西安		kɤ	kuo	tuo	tuo	tsuo	po
襄陽、醴陵		ko	kuo	to	tho	tso	po
江川		ko	ku	to	to	tsu	pu
平江		ko	kœ	to	thœ	tsœ	pœ

二、前 *ai 和後 *ai

前 *ai 包括切韻皆佳夬韻開口字，*uai 包括切韻皆佳夬韻合口字。皆佳夬混用不分，在經典釋文中可以看得出來（王力先生經典釋文反切考龍蟲並雕齋文集 3.167-168）。前 *ai 的開合口字採取一致行動。後 *ai 有兩個來源，第一個是切韻泰韻(*ai) 開口字，第二個是切韻哈韻(*ai) 字。泰韻開口韻在漢語方言中在舌頭音聲母後邊都讀成前 *ai；哈韻在有些漢語方言中雖然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仍然讀後 *ai，在另外有些漢語方言中與泰韻開口韻合流，都讀前 *ai。粵語方言中切韻哈韻舌頭音聲母字很少讀成 *ai 的，只有賓陽、石南兩個方言（Tsuji 1980）中耐來再在財菜等字都讀成 *ai。客家方言中哈韻在舌頭音聲母後邊仍讀 *ai（耐再是例外），長江方言（羅美珍1982）中臺待來都讀 *ai，下洋方言（黃雪貞 1983 a, b, c）中臺待也讀成 *ai。江西、臨川、貴溪（袋白是例外）方言中所有哈韻舌頭音聲母字都讀成 *ai，只有泰韻開口韻和哈韻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ai。*uai 韻包括切韻泰韻合口字和灰韻字，這兩韻的字看不出什麼分別。在有些方言中 *ai 和 *uai 讀的相似，在大部分方言中 *ai 和 *uai 都是分道揚鑣。

在漢語方言中像粵語方言（廣州、香港、海心、臺山、岑溪、容縣、藤縣、賓陽、思賀、石南）都有前 *ai 和後 *ai 的分別。鬱林方言中這兩類字都讀 ai，有少數 *ai 韻字（戴耐來再彩）讀 ai。南寧平話不分前 *ai 和後 *ai。客家方言（梅縣、沙頭角、大鵬、桃園、下洋、長江、萬安、楊村、涼水井）、江西、高安、臨川、貴溪方言、湖南、醴陵、攸縣、雙峯、湘鄉方言、湖北 通山方言、以及吳語方言（寧波、平陽、溫州、金華、溫嶺、紹興、海門、崇明、常熟、上海市、蘇州市、無錫市、松江、常州市）、安徽 績溪嶺北、太平、休甯方言也都有前 *ai 和後 *ai 的分別。

從語音上看，粵語方言、客家方言、臨川、醴陵、攸縣、貴溪、高安是一派，這些方言裏 *ai 和 *ai 都還讀複合元音，並且多半和 *a 和 *a 平行著，*a, *ai 讀 *a, *ai, *a, *ai 讀 *o, *oi。因為限於發表的材料，例字難找，所以根據有限的材料分組把這些方言列表如下：

例 字 方言	*ai : 牌太紫介艾	*ai : 耐來再在財 菜蓋開海愛	*uai : 倍妹腿隊罪 灰回
廣州	ai	ɔi	ui, œi (舌頭音聲母)
香港	ai	ɔi	ui, φi (舌頭音聲母)
海心	ai	oi	oi (唇音聲母)、ui fei (灰)
臺山	ai	oi	oi (唇音聲母)、ui foi (灰)
岑溪	ai	oi	ui
容縣	ai	ɔi	ui
藤縣	ai	ɔi	φi
賓陽	ai	ai (舌頭音聲母) ö (舌根音喉音聲母)	ui
蒼梧	ai	ɔi	ɔi
思賀	ai	oi	oi
石南	ɔi	ɔi (舌頭音聲母) ui (舌根音喉音聲母)	ui

例 字 客家方言	*ai : 排柴債晒乃 賴艾	*ai : 臺待袋來改 蓋海愛	*uai : 倍堆腿罪灰 回會
梅縣	ai	ɔi	i (唇音聲母)、ui fi (灰)
沙頭角	ai	oi	ui, fui (回會) foi (灰)
大鵬	ai	oi	oi (唇音聲母)、ui、 foi (灰)
下洋	ai	oi	oi (背退會灰) ei (杯堆最回)
桃園	ai	oi	oi (背堆灰) ui (對最罪會回)
楊村	ai	oi	oi (壞堆灰) ui (倍罪內會回)
涼水井	ai	oi	oi (背退會灰) ei (杯回) uei (對推腿罪)

方	例 言	字	*ai：牌買債界鞋 拜擺	*ai：代袋在菜該蓋 開害愛	*uai：倍背貝梅對陽 兌最罪灰回會
臨	川	ai	ai(舌頭音聲母) oi(舌根音喉音聲母)	i(鼻音聲母)、ui、 fəi(灰回)	
醴	陵	ai	oi	ei	
攸	縣	ai	oi(帶賴)	ui, hui(灰會)	
貴	溪	ai	ai(舌頭音聲母) oi(舌根音喉音聲母 及袋白)	oi, foi(灰)	
高	安	ai	ei	ei(背倍梅最白灰會) uei(會) y(對隊兌內最交罪)	

福建萬安客家方言(張振興1984)和這篇文章裏講的其他客家方言有點兒不同就是 *ai 和 *ai 的讀音沒有 *ai 和 *oi 對立的痕跡。同時 *ai 讀成單元音 a, 是與上面所說的那些客家方言不同的地方。

*ai	*ai	*ai	*ai	*uai	*uai
敗 pa	泰 tha	派 phai	代 tai	貝 pai	怪 kuai
寨 tsa	蔡 tsha	楷 kai	賽 sai	灰 fai	快 khuai
債 tsa	賴 la		奶 nai	會 fai	
齋 tsa	災 tsa		該 kai	堆 tai	
介 ka	再 tsa		海 hai	推 thai	
	在 tsa		亥 hai	退 thai	
	采 tsha		害 hai	最 tsai	
			哀 ai	罪 tsai	

福建長汀客家方言(羅美珍1982)中 *ai 和 *ai 讀成 æ, e, ue。這種現象也有 *ai 和 *oi 對立的痕跡,並且不讀複合元音,讀成單元音。

*ai	*ai	*ai	*uai	*uai
擺 pæ	牌 phe	代 thue	背 pue	倍 pe